

曾经路过

向东 著



大象出版社



曾经路过

向东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在历史的旅途中,每个人都是匆匆过客。半个多世纪人生短暂,但却是在共和国风雨飘摇和百废振兴的波澜中度过,十年动乱、恢复高考、改革开放——完全有理由说,我们这辈的人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生,它就在那点点滴滴的生活琐事中变得具体,丰富、深刻,变得不同寻常、刻骨铭心,以至于信手拈来,无论情感还是形象便跃然纸上,这就有了图文并茂的人生故事。故事中折射的是我们这辈人对人生的态度和对国家的忠诚。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经路过/向东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ISBN 978-7-302-39845-5

I. ①曾… II. ①向… III. ①向东—生平事迹 IV. ①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5981号

责任编辑:刘美玉

封面设计:傅瑞学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王静怡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 100084

社 总 机: 010-62770175 邮 购: 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 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 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者: 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8mm×210mm 印 张: 21.75 字 数: 242千字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9.00元

产品编号: 060766-01

目 录

序	-001
搬 家	-007
幼儿园	-013
回老家	-022
小学学习	-029
家中学习	-036
红小兵	-041
我的家	-055
我们的食物	-060
我们的小动物	-072
去采购	-078
过 年	-087
快乐的少年	-094
时 尚	-103
娱 乐	-110
邻 居	-120

后 妈 -129
少年的朋友 -138
偷东西 -147
红卫兵 -152
高 中 -165
青 春 -172
学习工农兵 -177
考大学 -186
七七级 -195
爱 情 -208
专 业 -213
工 作 -218
做生意 -227
生 死 -234
做 官 -241

评职称 -252
出 国 -258
辞 官 -270
姥 爷 -275
爸 爸 -280
妈 妈 -289
女 儿 -298
弟弟方 -305
弟弟红 -311
东方红 -318
伯 父 -321
陈叔叔 -327
保 姆 -331
新生活 -336



我出生在 1959 年底，正是大饥荒年代，按照现在的解释，那饥荒七成是造成严重经济困难的“大跃进”导致的人为灾难。

妈妈告诉我，当我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每天最美好的愿望就是吃一顿饱饭，无论什么，只要能吃饱，就是一件幸福感最强的事。这种愿望从早到晚都主宰着她的思维。妈妈是小学教师，每天挺着肚子，也饿着肚子，站在孩子们面前，给他们以精神食粮。

妈妈每天的伙食基本上重复着胡萝卜、土豆、长白菜和水。所有这些蔬菜基本上是以汤的形式烹调的，否则每一天的供应维持不了三顿饭。当然，这样的生活只持续了三年，即从 1959 年到 1961 年。但遗憾的是，我在妈妈肚子里的 10 个月，占了这段时间的近三分之一。奇妙的是，没有足够的蛋白质、氨基酸，我这个生命竟如此顽强，且智力不错，从幼儿园开始，只要我处在一个人群之中，我都算那个人群中不笨的一个。更奇妙的是，就妈妈那伙食居然还使她有充足的奶水让我饱食三餐。也许就是妈妈带血的奶水给了我足够的智商。唯一将它归罪于那饥饿的十个月的不良后果，是我的个子。

我们家应该是有高个子基因的，姥爷和爷爷那一辈都高，妈妈 1.62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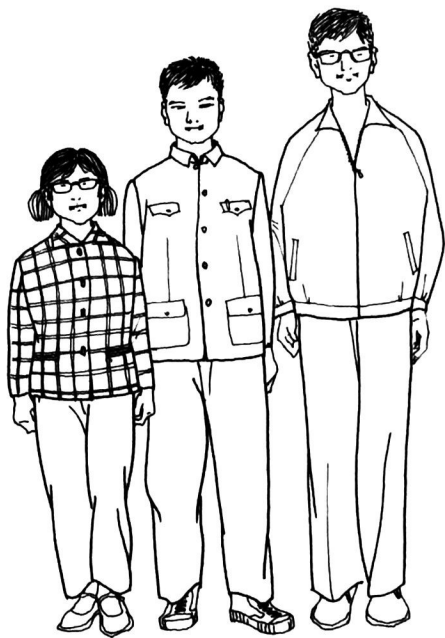
爸爸 1.75 米，在那个年代是高个子。而我只有 1.55 米。5 年后出生的小弟弟 1.80 米，他出生的年代勉强可以满足高个子基因发挥它的作用，我的小弟就势如破竹般地长到了那个个子。大弟弟是在我们俩中间时间出生的，那时间生活稍有好转，大弟弟就拿个子证明了它的些许起色，他 1.69 米，还不错，作为一个

中国男人来说，他够了个底线，算是个正常的个子。

我的个子让我这辈子都觉得是个缺憾，它让我自卑。唯有在我先生眼里，我没有短处，包括个子。这让我在公众以外的时间感觉到一份完整的幸福。从我记事起，在我所处的各种环境中，我常常是做得很好的一个，但却总是费一番周折才被认可，被肯定。因为从来都是这样，以至于我不愿张扬，不愿显摆，甚至不愿承认是自己做的。惧怕那被肯定所要经历的漫长过程，宁可忍受表面的平庸。小学时，算数、语文经常考满分，记得一次邻居阿姨问我算术考了多少分，我竟不假思索地回答 95 分，弄得旁边的妈妈觉得很诧异，回家后问我为什么那样回答。说真的，我也不知道，潜意识里的东西打小就有了。成人以后，我自然付出了超乎寻常的努力，才得到了与他人近似的认可。

我父亲是湖北人，1952 年武汉大学毕业，作为为数不多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和祖国建设稀缺的土木桥梁工程师，响应国家的号召自然是责无旁贷。于是，当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时，我的家乡就从江南水乡变成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祖国北方的一个被称作城市的地方。

爸爸被学校分配到北京的铁道部工作。报到那天，在人事部的办公室里，他偶遇另一位从四川来的刚毕业的大学生。爸爸从旁听他和部长的谈话中知道，他被分到了上面提到的北方那个城市去建设铁路，但是，他说他身体不好，无法适应北方寒冷、多风的生活，不想去。爸爸立刻自告奋勇顶替了他。他的这一闪念，也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在那个年代，北京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那个城市每一个居民的自豪与骄傲溢于言表。除了精神上的居高临下之外，他们还可以得到相对多得多的物质供应。民以食为天，这个天，在人们心中，不由自主地和毛主席一样高呢。



我一直觉得奇怪，那个四川来的大学生，在那火红的年代里居然胆敢以身体不好为由不服从组织的分配，何种智能使他具备作为自然人所拥有的惯常思维？何种力量给了他正常人的诉求胆量？不知道在他以后的生活里，这个行为是否曾给他造成过麻烦。

爸爸作出那样的选择，我从未觉得奇怪，因为革命的英雄主义是他那一辈人的价值观，为了它，可以违背人与生俱来的对物质的渴求，可以失去时间，失去家庭，失去健康甚至失去生命也在所不辞。爸爸也无怨无悔，他在那里修了一辈子铁路，也受了

不少委屈，但他为祖国的西北部铁路交通所作出的无法替代的贡献，从他偶尔念叨的作为劳动模范受到的肯定和周总理的接见，似乎足以奖赏他的付出，并使他引以为豪。50年后的一天，当我和爸爸坐在弟弟的车上行进在长安街上时，天安门前，父亲突然对我们说：“我死后，你们把我的骨灰撒在我建设的包兰线（包头到兰州铁路线）上吧。”我们当时悲从中来，泪水难忍。如此圣人般的情怀，只有他自己去陶醉和感受了。

我母亲是凤毛麟角的师范专科学校的毕业生，在女性





中，那个年代她可被称为知识分子了。但在我记事的时候，她已由小学教师变为了不拿一分钱工资的纯家庭妇女，其原因是后来妈妈告诉我的。直至今日我也弄不明白，一个人的工作权利为什么就会被另一个同类那么轻而易举地剥夺了。妈妈已经做了 50 多年的家庭妇女。她曾经是个心高气傲的人，也是一个优雅得体的人。除了受过良好的教育外，她还是那个年代稀有的独生女。外祖父母辛劳一辈子在东北部沿海小城攒下一片房子和土地，但却在抚育后代上屡屡受挫，生了 6 个，只有妈妈长大成人。尽管不是大家闺秀，但是小家碧玉的娇宠，妈妈是充分享受到了。孤傲、耿直，对事情、对他人不敏感，对物质没有很强的占有欲可以被概括为妈妈与众不同的性格的一部分。失去工作这事所给予她的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状态和性格。现在的妈妈，似乎总是生活在她自己的想象世界中，不断地用自己的判断和对事物的理解唠叨着我们无法理解的甚至让我们厌烦的逻辑和她的真理，没有世俗，柴米油盐也抹去了些许外表的优雅。



那是 1960 年末，“大跃进”进入衰退期，劳动力突然多得无法安置。政府规定，1958 年以后参加工作的人可以按需要精减，特别是那些趁“大跃进”从农村到城里工作的妇女们。妈妈 1948 年参加工作，当属革命工作的中坚力量。但那个小学校长愣是看妈妈不顺眼。据妈妈说，一是她的性格，有时使这位校长发窘；二是我还不足一岁，妈妈本来不擅长做家务，照

顾这么个孩子，同时上班，就再没有精力表现出更多的革命干劲了，自然不是校长宠幸的一类。妈妈就这样被永远“清除”出了革命队伍，回家“闹革命”去了。如果没有这位小学校长的这一举动，妈妈今天就是离休干部，医疗费全免，拿着比中国人平均工资高几倍的待遇，衣食无忧，钱多得花不出去，这对一位 80 多岁的老人是何等的福分哪！因为有这样一个政策，1949 年以前在解放区参加工作的人无论是否作过贡献，都享受这样的待遇。

1978 年后，我们这个疯狂的共和国慢慢在恢复理性。一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开始找回了一些自尊，或得到物质补偿、些许精神安慰，或官复原职。妈妈本也可以拿回她失去的金钱和工作职位，但那需要百折不挠的努力。妈妈这小家碧玉，是没有低头与人处事的媚骨的，加之近二十年懒散的家庭主妇生活，对妈妈来说生活已经就是这样，早已没了去改变它的斗志，随遇而安了。

我 4 岁以前的事情大都不记得了，只有几件重大的非同寻常的事情还依稀记得。比如三岁时爸爸带我去湖北老家，火车中转时，我们在武汉停留一夜，那比我们城市多得多的高楼大厦和夜晚的灯光我一直记得；爸爸给我买的花生，让我感觉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我一直记得；到了爸爸家乡后，用纱罩起来的床，实际是蚊帐床，睡在里面像睡在蒙眬之中，我一直记得。四岁以前，我似乎就记得这三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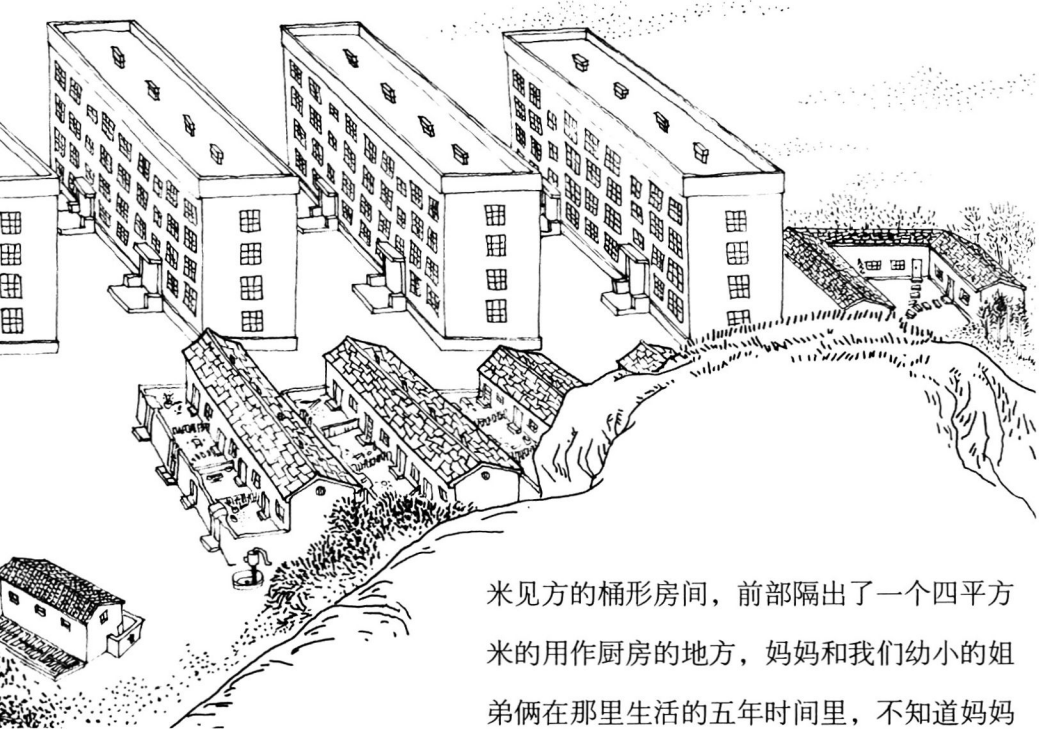
5 岁开始真正记事，我的故事就从那时开始记录。

搬家

爸爸最初把家安在了他工作地以外的另一座小城，因为铁路局没有房子提供给这些从外省来的新人们。爸爸每周六坐火车回家，周一再回来上班。到终于有了房子后，爸爸已经跑通勤跑了五六年。那时，铁路职工工作流动性大，很多职工跑一辈子的通勤。

爸爸的工作地在北方边境的一个省会城市，那时的城市，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城市，完全没有今天城市的繁华，基本上是以不在田里工作而从事其他行业人们的聚居之地为定义的。

我们要搬去的是一座新公寓楼三层的两室公寓，那一片一共有造型一样的四座公寓楼。那时，百姓能有“楼”住，应该算条件比较好的了，这个城市里，方圆几里地看不到一幢居民楼房。一般来讲，楼房里有带自来水的厨房和厕所，解决基本问题不用出家门了。围绕着这四座楼的都是我们称之为“平房”的住宅，住在那里的人们吃水需要到外面集体水井打水，到了冬天水井周围全是冰，安全地打到水是件不容易的事，也是一个家庭最重要和繁重的体力活。内急无论多紧迫也要到外面上厕所。厕所一律是中国式的茅厕，夏天长满蛆虫，冬天粪便和尿液结成冰，呈亮晶晶的土黄色，肮脏的程度是现代人无法想象的。我们原来在那小城的家是一个十五



米见方的桶形房间，前部隔出了一个四平方米的用作厨房的地方，妈妈和我们幼小的姐弟俩在那里生活的五年时间里，不知道妈妈是怎样挑水做饭，维持日常生活的，这对一个娇生惯养的独生女来说是莫大的考验和坚持。我们要搬进去的这些楼里配备了自来水和厕所，人们免遭此难了。这楼共有两个单元，在我们这个单元里，除了一个是产业工人外，其余的都是坐铁路局办公室里的管理干部，包括三个铁路桥梁工程师，爸爸是其中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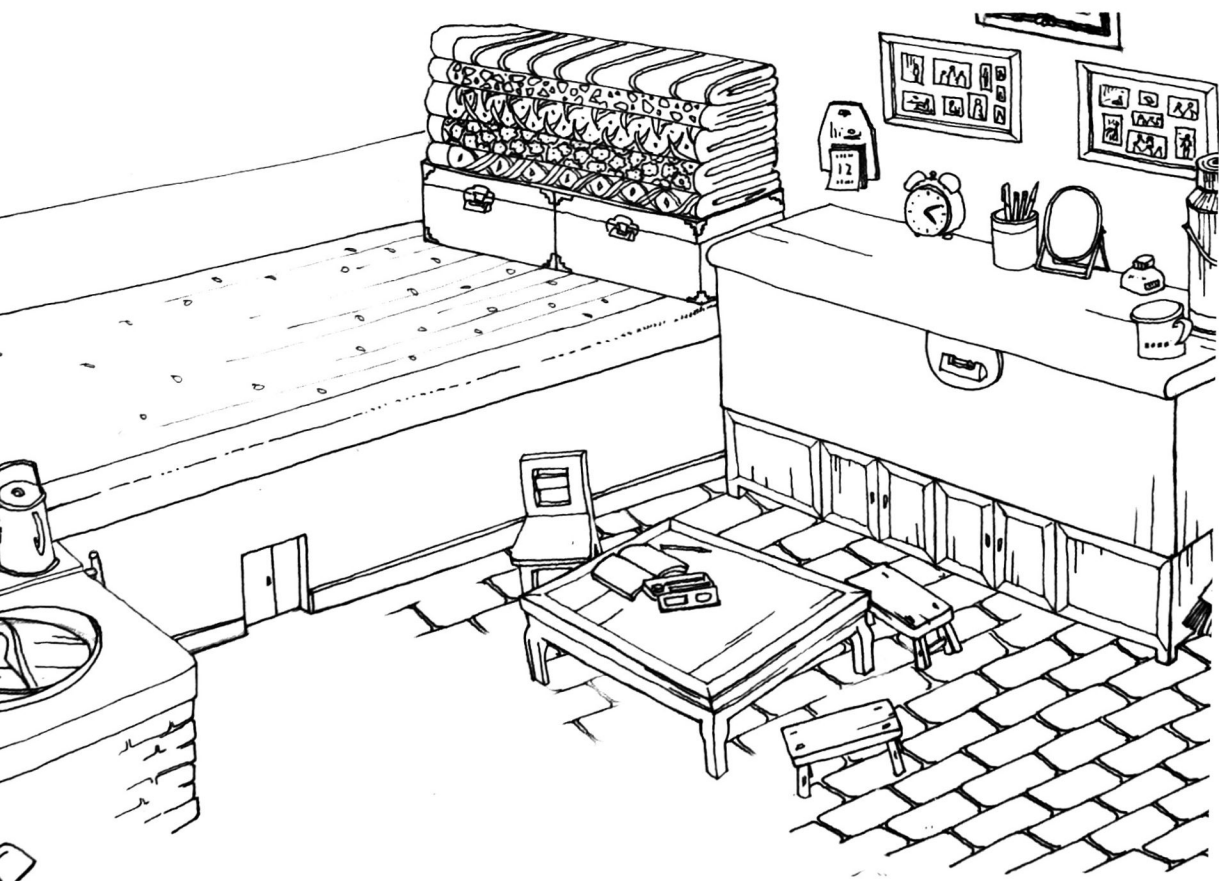
这座小城的气候是典型的黄土高原气候。冬天北风呼啸，寒冷刺骨，春天黄沙漫卷，遮天蔽日，秋天除了黄风，昼日温差很大，早穿皮袄午穿纱，晚上抱着火炉吃西瓜。

唯有夏天给人以惬意，不热，也很少蚊子。古诗“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低吟着塞外边陲的凄凉与孤寂。

我记得，我们家搬到这座公寓楼里是 1964 年的冬天。

我和大弟弟好兴奋哪，一大堆叔叔阿姨们，有齐叔叔、王阿姨、刘叔叔、刘伯伯、任伯伯和许叔叔，他们是我爸爸科里的同事，三下五除二就把我们家简陋的家具和用品用草绳打了包，运到火车站，然后又把我们和挺着大肚子的妈妈送到火车上，那时爸爸正在上海出差呢。经过 3 个小时的火车旅行就到了新的城市了，妈妈被直接送到了医院，因为她将会在一天后生下小弟弟。而我们被带到了—一个姓齐的叔叔家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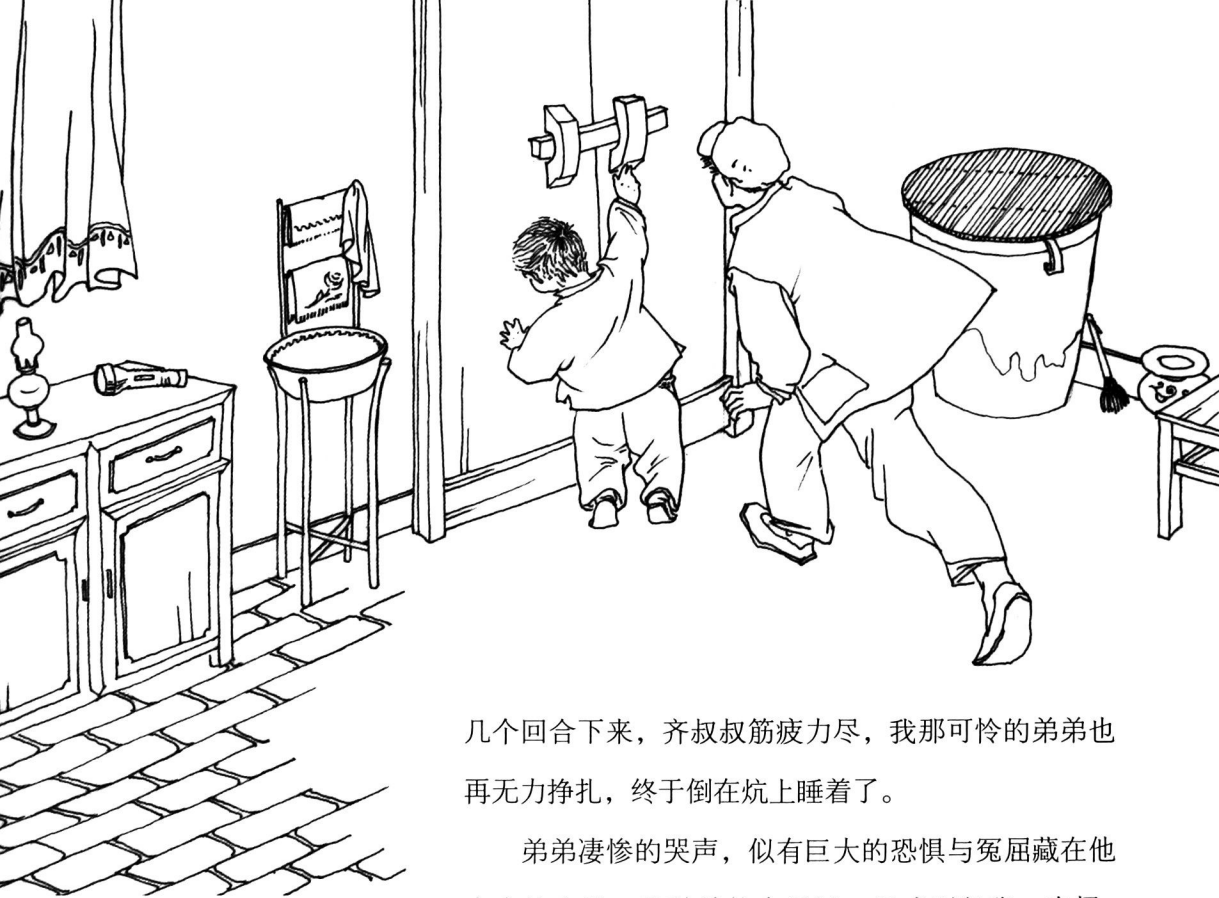
1964 年 12 月这里冬天的寒冷，现在的人已经经历不到了，也想象不到



它给人的感觉有多寒冷，那寒风吹到脸上像刀割一样。在我的记忆中那就是一个凄凉的夜晚，我们到了齐叔叔家的平房里。那时北方的平房结构类似，一开门是一个很大的炕，旁边有一个兼柜子用的大桌子。如果是一间屋子，全家老小都在炕上睡，如果有一间半或两间，里面的一间或半间会作为爸爸妈妈的卧室。地是用砖铺的，一倒水，水就渗进去了。这是当时中国北方的基本住房条件。我们家在那个更小的城市也住这样的房子。齐叔叔家的房子只有一间。齐叔叔刚结婚，炕上的被褥颜色很是鲜艳，那天晚上，我们姐俩将和这对新婚夫妇同炕共枕。

这是我们姐弟俩头一次离开妈妈。作为5岁的我来说，已经懂点事了，虽然一下离开爸爸妈妈，仍有些恐惧，但很听大人的安排。我的大弟弟可就不行了，一是年纪小，只有两岁半；二是他生性恋妈，从小一步不离，长大了也比我们都更惦记妈，故事多了去了。

从下了火车，妈妈被直接送到医院，大弟弟就没消停，叔叔阿姨们想方设法转移他的注意力，但坚持不了一会儿，他马上就找妈，发现不在，就开始哭闹，然后再被转移注意力，直到晚上，我们到了齐叔叔家，他终于发现，妈妈真的找不到了，大哭大闹，可谓声嘶力竭，一边号，一边往门那儿跑，使着吃奶的劲想打开大门，跑外面找妈妈。那门是有一个大门闩式的门，现在的中国，可能一些边远落后的农村还会有那样的门。他就踮着两只小脚，用两只小手使劲扒门闩。门如果被打开，户外的狂风呼啸进来，将有能够把我们卷走的力量。尽管大弟弟打开大门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我们的齐叔叔仍然非常紧张，小弟刚跑到门前，齐叔叔就过去把他抱回到炕上，这过程中，弟弟在齐叔叔的怀里嘶喊、挣扎，然后，再从炕上向门口跑去。这样循环往复，



几个回合下来，齐叔叔筋疲力尽，我那可怜的弟弟也再无力挣扎，终于倒在炕上睡着了。

弟弟凄惨的哭声，似有巨大的恐惧与冤屈藏在他小小的心里，我以前从未见过，只感到紧张、奇怪，不知未来会发生什么，也不理解弟弟为什么那么悲怆。

半夜，我被声音吵醒，也可以说被臭味熏醒。弟弟折腾得太累，睡得太熟，拉了一大摊屎屁屁在炕上，这会儿，齐叔叔和他的妻子正在帮他清理，可能他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了，可安静了，任由叔叔、阿姨摆布。这对新婚夫妇还未开始品尝为人父母的艰辛与快乐，就开始与别人家孩子的屎屁屁打上了交道。

自此，“拉齐叔叔家一床屎屁屁橛儿”成了大弟弟

的典故，童年时代被喊着，现在仍然被当作笑谈戏谑着。

我们姐俩白天就被带到了爸爸的单位上，叔叔阿姨们轮流看管，晚上回齐叔叔家，直到爸爸妈妈回来。

弟弟也知道找妈妈无望，安生了，并且，我们对这种新生活的好奇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在爸爸的单位上，弟弟的淘气劲开始有了更广阔的施展空间，他到处乱跑，拿着叔叔阿姨们画图用的工具玩耍。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是，我们姐俩特别爱去那个职工食堂吃饭，那里有不同的味道，好香啊！我现在仍然记得的食物是炒羊肚，我们称“吃刺猬”。“我要吃刺猬！”每次吃饭，弟弟都这么喊。他和谁都熟了，经常赖赖唧唧地不想走路，让叔叔阿姨们抱，记得一次去食堂的路上，他反过身举起手臂，拦住带我们去食堂的王阿姨，说：“小海军的马不走了！”王阿姨说：“不走就打！”

妈妈患了产褥热，两周后才回到新家，爸爸也出差回来了。

至今我们仍然对那个年代人们给予我们的帮助心存感激，也倍感弥足珍贵。我现在常常在想，这种对别人的自发的给予，是被史无前例的制度约束和刺激的结果，是被铺天盖地的新德行训教的结果，唯我们这个民族才具有，还是人们与生俱来的对同类的同情进而提供不求回报的帮助，具有普遍意味呢？